

DUKU

读库

1502

DUKU

读库

1502

主编 张立宪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1502/张立宪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133-1773-3

I.①读… II.①张… III.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1665号

读库1502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80897213

官方网站:www.duku.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刷: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645mm×925mm 1/16

印张:20

版次:2015年4月第一版 2015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1773-3

定价:3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55	里约大冒险	张 玥
56-75	风扇的可能	寺尾玄
76-127	回城恩怨	杜 元
128-151	“被精神病”一案	周 翠
152-186	坛城	曾海若
187-241	独立游戏潮	洪 韵
242-273	莎翁东游记	安 俊
274-317	暗杀者	张功臣

里约大冒险

张 玥

“贫民窟不是问题，贫民窟是答案。”

2013年五六月间，我在巴西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生活了一个多月。这是我第一次去巴西，我不会说葡萄牙语，当时在巴西也没什么熟人朋友，因此这趟旅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并不轻松。

之所以决定去巴西，是因为当时我刚开始一项新的研究：比较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城市化。这一研究兴趣的出发点是当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快速、大规模城市化，特别是超大型城市的持续增长给城市治理带来的种种挑战。和中国一样，印度与巴西同是大型发展中国家，三个国家都因经济高速增长而被命名为“金砖国家”；同时，城市化是三国政治家和老百姓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有时，了解别人会帮助我们看清自己。

巴西之行的首站是圣保罗，两周之后我便前往里约。里约位于巴西东南部大西洋西岸，面积约一千二百平方公里，人口约六百三十万，是仅次于圣保罗的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在葡萄牙语中意为“一月的河”，因葡萄牙航海家1502年1月远航到此而得名。处于南半球的里约一月正值盛夏，想必航海家们看到的是一派阳光灿烂、山青

水蓝的美景，因此才赋予此处如此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吧。巴西人对里约的美景更是不乏溢美之词，他们说：“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

里约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也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积淀。1565年，葡萄牙殖民者正式在此地建城，这座城市便成为了他们的殖民地首府。1808年，葡萄牙皇室怕拿破仑入侵葡萄牙，一众王室贵胄逃亡到里约，此地便成为葡萄牙首都——虽然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众多，但里约热内卢是唯一一个欧洲国家在欧洲以外地区设立首都的城市。1822年，巴西独立，里约热内卢成为巴西的首都，直到1960年巴西政府迁都巴西利亚。漫长的殖民地历史与长期以来的国家权力中心地位，为里约缔造了丰富的建筑与文化遗产，它们与这个城市绮丽的自然风光和浓烈的热带风情相互映衬，创造出一种独特而富有层次感的美。

当然，这个美丽的城市也有它的另一面。里约有大大小小一千多座贫民窟，全市人口约三分之一生活在贫民窟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贫民窟逐渐为黑帮所控制，成为毒品、犯罪与贫穷的代名词，里面的居民也饱受外界歧视。2009年，里约成功获得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将是奥运会首次在南美国家举办，也是里约继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后所承办的又一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为加强治安，当地政府从2008年开始派维和警察进驻贫民窟。然而，这一措施充满争议，特别是警察在维和过程中的暴力执法，进一步激化了长期存在的贫民窟居民与警察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巴西政府斥巨资修建体育场馆，这与长期滞后于社会需求的公共设施建设形成鲜明对比，而随后又曝出政府预算超支及官员贪污和挪用公款的丑闻。民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在2013年6月爆发，包括里约在内的一百多座城市里，上百万抗议者走上街头，上演了自九十年代初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时至今日，抗议的呼声仍未平息。

在沙滩、足球和桑巴舞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符号”背后，里约有着矛盾重重、充满困惑的另一面。走进城市“背面”，认识一个真实、立体的里约，便是我此行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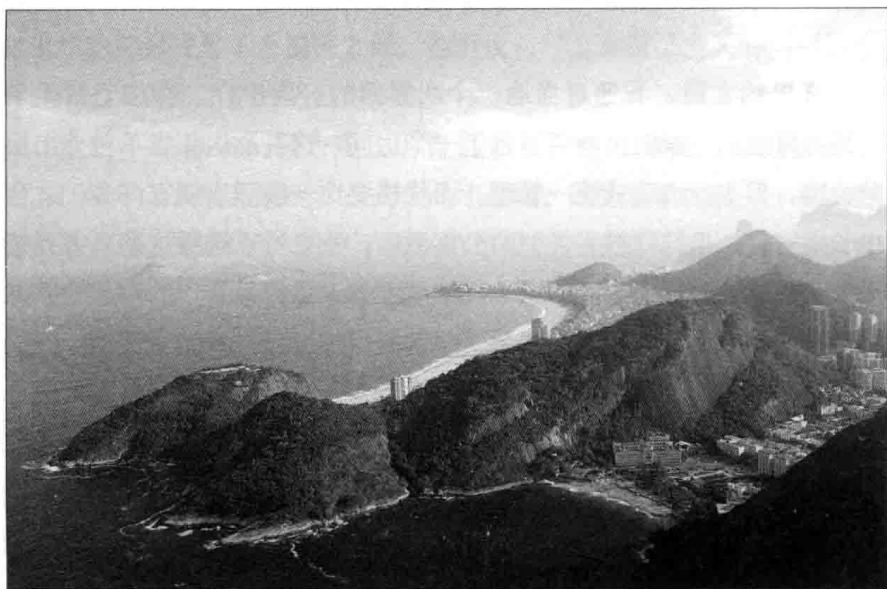
初到里约

来里约之前，我通过当地一个叫露西的房屋中介，在位于科帕卡巴纳海滩边的一家公寓酒店里订了一个房间。这种酒店相当于对外出租的公寓，但实行酒店式统一管理，而价格要比一般酒店便宜许多，适合中长期居住。里约有很多类似的公寓酒店，我之所以选择这家，主要是因为它绝佳的地理位置：科帕卡巴纳海滩位于里约最繁华的南部地区，这里自南向北有四片相连的海滩，分别是伊帕内玛、科帕卡巴纳、博达弗戈、弗拉明戈，其中科帕卡巴纳海滩最大，海岸线长达四点五公里，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白色沙滩；除了靠近沙滩，这个地区繁华热闹、交通便利，当初找房时向几位熟悉里约的朋友征求意见，几乎所有人都建议我住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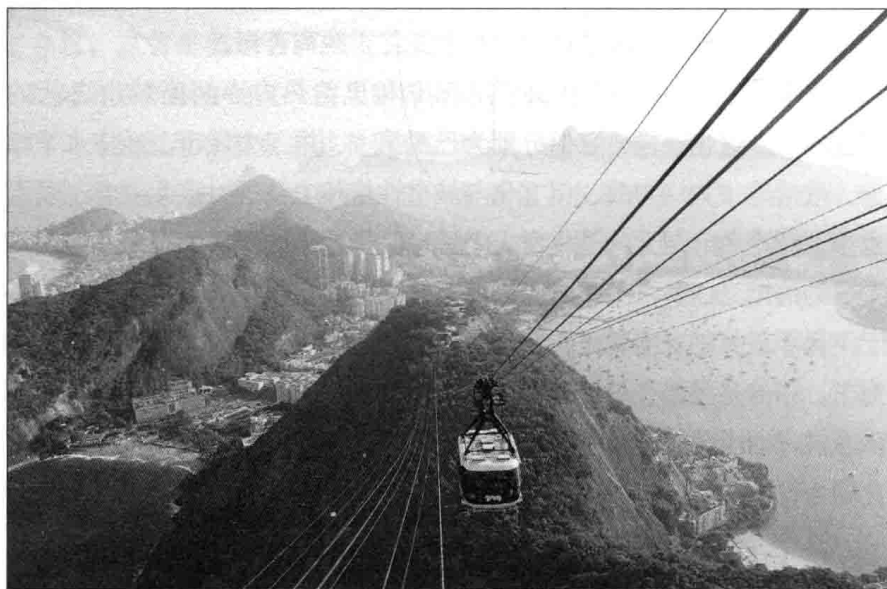
2013年6月8日，我从圣保罗飞抵里约。从机场乘上出租车，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奔波终于到达公寓酒店。我直奔服务台取房间钥匙，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热情接待了我。当得知我是从圣保罗过来的，他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太好了！现在你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了！”那激动的神情好像在祝贺我终于脱离苦海。

来到巴西之后，我见识了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座城市之间的“互黑”。这也难怪，它们分别为巴西第一、第二大城市，经济水平相当、政治地位势均力敌，但文化与城市性格相去甚远，彼此看着不顺眼也是在所难免。但无论圣保罗人怎样嘲笑里约人的懒散，圣保罗毕竟没有里约的阳光、沙滩与大海，因此，在巴西流传很广的一句话是：“关于圣保罗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有直达里约的‘空中列车’。”所谓空中列车，指的是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的飞机，差不多每半小时就有一班客机，四十分钟便可抵达。圣保罗人对这句评语很不屑，里约人却为此颇为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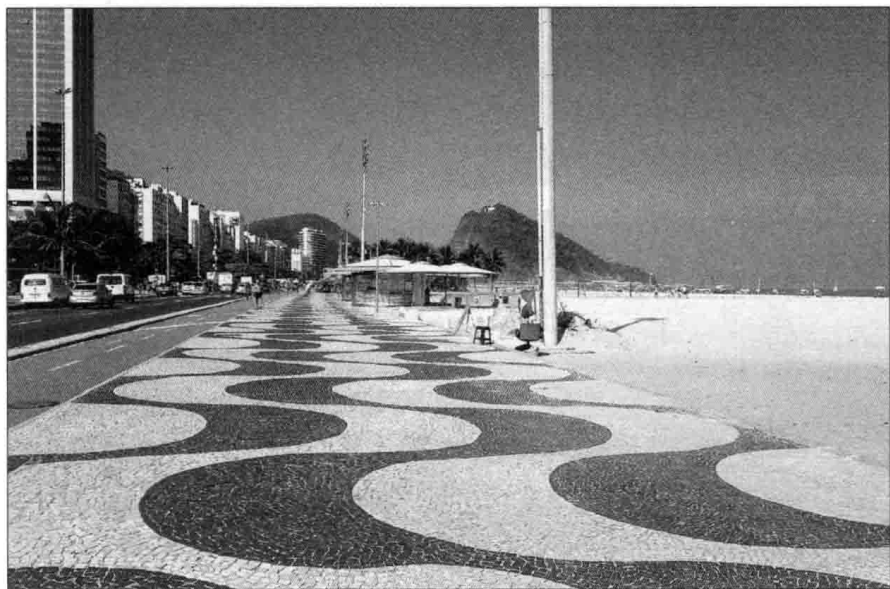
这个年轻人一边登记，一边和我聊天。他叫卡洛斯，负责这座公寓酒店的管理工作。得知我此行的目的是做调研，并打算去贫民窟，卡洛斯告诫我千万不要一个人去，他说他正好明天休息，可以带我去贫民窟看看。我立刻答应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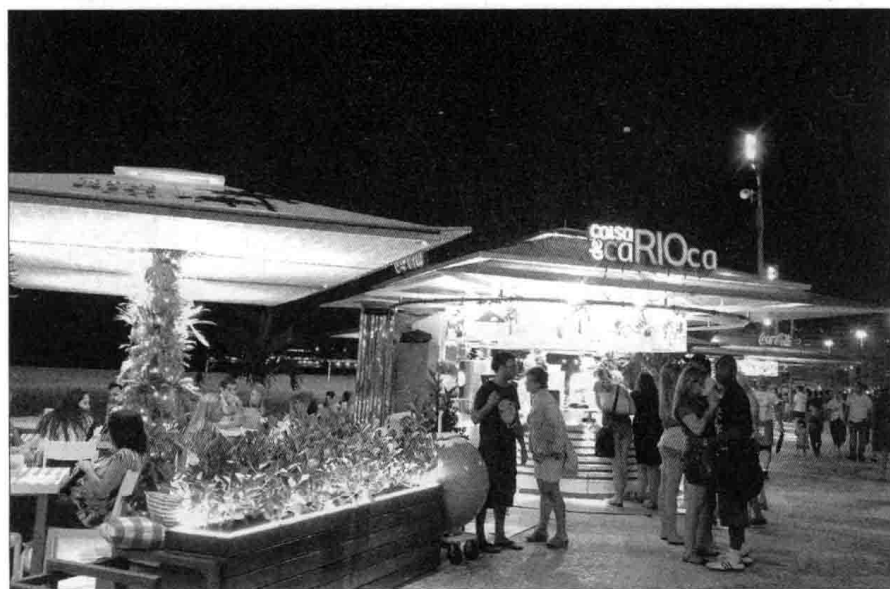
有人形容里约热内卢为“一城山水，半城海滩”。图为从里约的地标之一甜面包山上鸟瞰城市南部，新月形的海滩为科帕卡巴纳海滩。



甜面包山位于瓜纳巴拉湾入口处。游客可以乘坐缆车登上山顶，缆车公司早在1912年就开始运营。



科帕卡巴纳海滩旁的人行道是用黑白两色的小石子拼镶成的波浪形状的图案，动感十足，这是科帕卡巴纳海滩的标志。另外一侧的海滨大道名叫大西洋大街，通过人工填海而建成。



里约也有“大排档文化”。海滩上的很多售货厅卖吃的，现做现卖，一旁还有桌椅，像“大排档”一样，一到晚上会吸引很多人来就餐。



科帕卡巴纳海滩上的沙雕，上面有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标识性图案，还写着“里约欢迎你”、“科帕卡巴纳欢迎你”。



里约有着漫长的殖民地历史，随后又在1822年至1960年成为巴西的首都。几百年的历史积淀为里约缔造了丰富的建筑与文化遗产。在市中心，随处可见古老的建筑散落在现代城市景观中。

拿了钥匙，乘电梯来到公寓酒店的二十一层，穿过漆黑的走廊，进入我的房间。不得不说，里面的陈设之简单把我吓了一跳。想洗个热水澡，卫生间里没有洗浴用品；想上厕所，找不到卫生纸。桌上有张小纸条，写着房间里无线网络的密码，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一试，密码无效。掏出手机想给房屋中介打个电话，一拨，电话卡里没钱了。这时已是晚上六点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从窗户向外望去，只看到被绿色灌木覆盖的高山慢慢变成黑压压的一片。

七点钟之后，房屋中介露西翩然而至。她大约四十岁出头，个子不高，褐色的长发披在肩上，人很友善。我正要向她控诉在这间公寓里的遭遇，她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对我说：“不好意思，我不会讲英语。”什么？！我问她：“你发给我的那些关于租房的电子邮件都是怎么写的？”“我用Google Translate……”原来她都是用葡萄牙文写好邮件，再用谷歌在线翻译软件转换成英文发给我的。我彻底无语，比手画脚地告诉她我需要哪些生活必需品，还有网络的问题也需要解决。她笑着，同样比手画脚地说：“没问题，我们先去吃晚饭，回来后我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十几分钟后，我和露西就漫步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上了。夜幕降临，海滩旁的大排档都亮起灯，很多人在海滩上悠闲地散步，或在大排档里吃东西、喝酒。因为是周末，马路另一侧有露天集市，卖的东西从巴西队的足球服到手工艺品，琳琅满目。我和露西逛了一会儿，便找了一间大排档坐下，在徐徐的海风中享用我们的晚餐。整个晚上我们都在使用有限的英文单词外加手语进行“交谈”。露西来自巴西东北部，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姐妹几个跟着父亲生活，她长大后一个人来到里约，先是读书，后是工作，直到现在，虽然她会思念在远方的家人，但还是很喜欢里约这座城市。

晚饭后，露西为我买齐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并将我送回公寓，为我找到了正确的无线网络密码。她还主动提出过几天陪我在里约转转。当我们因语言障碍而无法进行规划行程的“讨论”时，我灵机一动，打开电脑，启动谷歌在线翻译软件。接下来，我敲一句英文，她敲一句葡萄牙文，我们就这样在电脑上完成了整个对话，两个人哈哈大笑。

第二天上午睡到自然醒，拉开窗帘看到郁郁葱葱的群山和明媚的阳光，我冲个澡就出门了。路上经过一个报亭，想买手机充值卡，但卖报的老人一句英文也不懂。我早有准备，掏出一张纸，上面用葡萄牙文写着：“你好！我想买一张五十雷亚尔^①的手机充值卡。”这还是在圣保罗时酒店前台的服务生为我写的，那个好心的小姑娘担心我遇到不懂英文的人没法充值。小纸条果真好用，老人家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由于为手机充值的语音提示全是葡萄牙语，他还特意帮我把钱充到手机里。“奥布里嘎达！”我笑着用蹩脚的葡萄牙文对他说谢谢。

再一次来到科帕卡巴纳海滩，感觉和昨晚大不相同，终于可以在阳光下好好看看这片举世闻名的海滩了。只见一条宽阔的海滨大道顺着海滩走势蜿蜒伸展，这条大道叫大西洋大街，通过人工填海而建成，大街的一侧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多为高档酒店和公寓。脚下的人行道用黑白两色的小石子拼镶成波浪形状的图案，动感十足，这是科帕卡巴纳海滩特有的标志。高大挺拔的棕榈树屹立在人行道两旁，在海风中婆婆起舞，沙滩上到处是戏水、散步、垂钓、晒太阳的人。放眼望去，是被远山环绕的湛蓝的海水，山海相依，海天一色。里约人说，晴天的日子很难专心在室内工作，此时此刻漫步在沙滩上，我十分理解他们的“痛苦”。

走进贫民窟

到达里约的第二天，我就在卡洛斯的带领下，走进了这座城市的贫民窟。

里约的贫民窟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末。那时，巴西东北部的卡努杜斯战役^②刚刚结束，很多士兵回到了当时还是首都的里约，政府允许

① 巴西货币称为雷亚尔，一雷亚尔约相当于一元九角四分人民币（2015年3月26日官方数据）。

② 1896年，巴西巴伊亚州卡努杜斯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人数多达三万人。政府几次围攻失败后，派去大军，最终在1897年将起义镇压下去，起义者全部被杀。该战役被视为巴西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

他们暂住离市中心不远的圣安东尼奥和普罗维登斯两座山上。士兵们把他们在山坡上搭的棚户区叫作favela，这是东北部一种灌木的名字。二十世纪初巴西废除奴隶制之后，里约出现了很多恢复自由但无家可归的黑奴；此后，随着巴西的城市化进程，大批移民背井离乡来到里约寻找工作机会。他们在里约的山坡、树林、河滩等一切空闲且政府鞭长莫及的土地上搭建自己的favela，以求得在这个城市的栖身之地。慢慢的，人们忘记了favela一词的本意，用它来指代里约乃至整个巴西的贫民窟。

二十世纪初至今，里约政府对于贫民窟的态度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开始，政府采取的是暴力拆除政策，并试图将贫民窟的居民“教化”成为良好的公民。到了五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潮在巴西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担心贫民窟的居民被“赤化”，便转而对其实行怀柔政策。当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里约市政府和当地的天主教会合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会，为贫民窟的居民提供水、电等基本公共服务。从1964年开始，巴西经历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为加强社会秩序，军政府实行铁腕政策清除贫民窟，很多居民被迫搬迁到地处偏远、缺少基础设施的低收入者住宅。但很多人在低收入者住宅住上一阵子，又会回到城里开辟一个新的贫民窟。因此，这一时期贫民窟的数量和人口不降反升。1985年，军事独裁政府被推翻。巴西政府在再民主化过程中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大大减少了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这一政策的后果是贫困人口直线上升。伴随着贫困人口的增加，里约经历了贫民窟人口爆炸。到今天，里约共有一千多个贫民窟，约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其中。

卡洛斯带我去的这座贫民窟叫作坎塔伽罗，这里大约有五千多居民，算是中型的贫民窟。坎塔伽罗在位于里约南部的山坡上，就在伊帕内玛海滩附近。伊帕内玛与科帕卡巴纳毗邻，后者是中产阶级的聚居地，而前者则是里约数一数二的富人区。我第一次听说伊帕内玛是通过那首十分出名、曲风慵懒迷人的波萨诺瓦^①歌曲《伊帕内玛姑娘》。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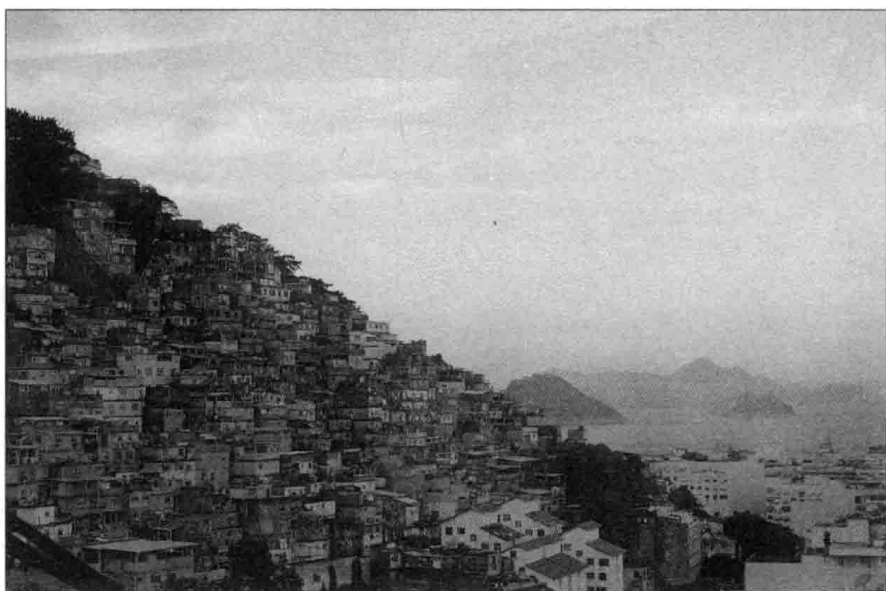
^① 波萨诺瓦（Bossa Nova）是一种巴西特色音乐，兴起于五十年代末，由巴西传统民间音乐和美国的爵士乐融合而成，曲风秉承了南美音乐的热情奔放与爵士乐的悠扬。



坎塔伽罗是里约唯一装有电梯的贫民窟。电梯的入口在山脚下的地铁站里。



乘电梯上到顶层，出来后是一条由密密的铁栅栏围着的长长雨道，沿着它走到头，就在坎塔伽罗的半山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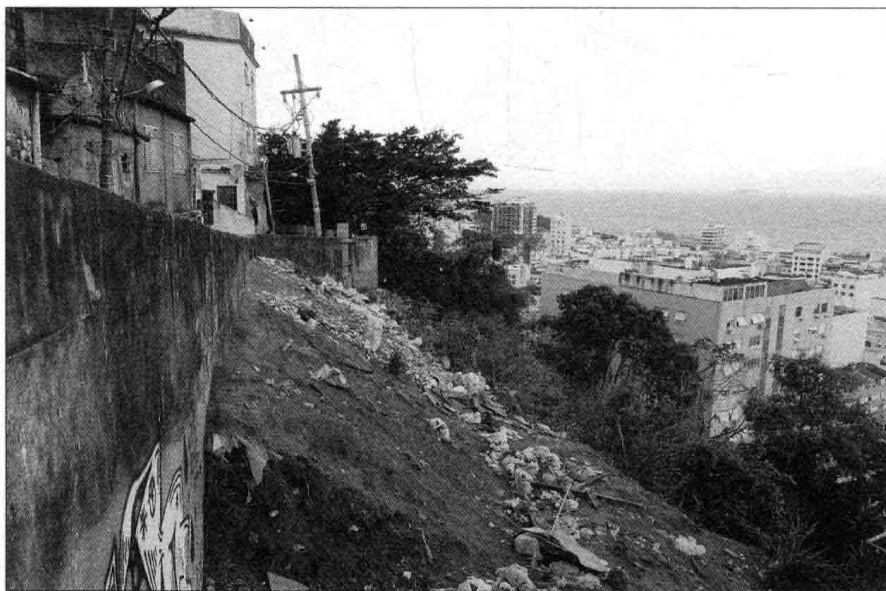
坎塔伽罗背山面海，盘踞在本该是富人聚居的半山腰上。山脚下是伊帕内玛的富人区，贫穷与奢华比肩而立。



在坎塔伽罗随处可见色彩鲜艳的涂鸦。拍这张照片时，迎面走来一位老人，他的衬衫里面是一件明黄色的巴西队球服样式的背心，上面印着10号。



一所仅有“骨架”的房子，不知是正在修建还是已经被拆。



坎塔伽罗的山坡上遍布垃圾。贫民窟里没有垃圾收集和处理服务，居民只得将垃圾就近倒掉。



山坡的空地上是一个小足球场，四周环绕着铁栅栏和塑料网，一些孩子在踢球。离他们不远的山脚下是鳞次栉比的高楼，这些楼多是富裕阶层的公寓。



窗口处是一户贫民窟居民开的小卖部，卖各种零食。里约政府近年来放弃了之前一直奉行的强制拆除贫民窟的政策，开始向贫民窟提供一些基础设施，并鼓励贫民窟内小规模商业活动的发展。